

## 市場參與者

索羅斯的思想其實是脈絡分明的，只是由於理論深度的緣故，所以必須有將理論轉化為實際的步驟，他的整個思維架構事實上是非常具有實踐性的。首先他尋找思想起點，並且提出「會犯錯」；其次他從「會犯錯」出發，討論「參與者」在社會科學研究範圍中扮演的角色，而這個討論正是依附著波柏長年研究的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研究論題而來，索羅斯不僅只是追隨波柏的腳步，更提出了對波柏的修正。再者 索羅斯提出一些作為分析範疇的思想觀念如：「對射」、「即時實驗」、「繁榮與崩解、大起大落」……等等，作為他思想運作的方便工具，其實這些觀念都是不過是他整套思想的推演而已。索羅斯指出他自己對波柏的修正以及自己的思想：

「我主要不同意波柏的論點在於：波柏聲稱將以同樣的方法與準則應用於社會與自然現象的研究。他以稱為「統一的方法」學說作為聲明的基礎。而我則抱持相反意見。我主張有一個基本差異存於社會與自然科學的主體問題之中，使得社會科學家無法獲致與自然科學同等的結果。」(註一)

索羅斯以他多年在金融市場的親身體驗，認為社會科學研究領域與自然科學有本質上的不同，他論證：

「在我的論證中……我能證明社會科學只有藉由對其主體問題進行破壞，才能符合模式。」

索羅斯認為一般的研究都忽略了參與者所扮演的角色：

「社會科學處理現象考慮到了參與者。參與者的決定在事件的過程中扮演了非正式的角色。這些決定建基於參與者對於他們所參與的情境之理解，他們的理解多少有些瑕疵以致無法符合與之相稟關的處境。」

「事件參與者」在索羅斯看來，部分的、甚至主導形成了事件的發展：「當事件的過程偶發於參與者的決定時，這種符合的想法是不恰當的。問題獨立於與之相關的看法與陳述時，才能提到符合。當參與者的看法影響了事件的過程，即使是事件發生恰巧符合參與者的期望，都可能被誤導而將巧合描述成符合。因為，巧合可能藉由參與者的行動而產生，常情境是偶發的，則不會有任何明確符合該情境的看法。」

索羅斯認為「缺少符合」，意味著參與者的思考必需被視為情境的一部份。這產生了在自然科學中研沒有相對應事物的問題，一般在自然科學中，小心的使所有思想及陳述隔離於與他們相關的事件。而在社會科學研究領域中可沒有這種隔離的可能，研究的情況中隨時伴隨著自主獨立思考的參與者，社會科學研究的領域幾乎完全沒有隔離的可能。所以索羅斯強烈的指出「至少針對參與者的思想來說，沒有不顯著的摧毀主體。」

因此索羅斯反對將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與自然科學統一，而主張應有另一個範疇來思考：

「科學的概化被預設為沒有時間性。但當事件偶發於參與者的決定時，時間則顯示出不同的意義。在過去，所做的決定，它們的影響被感受到，但在未來，事件偶發於決定之時，則顯示出與事實並無固定關係。決策過程注入了不確定元素，破壞了存在於解釋與預測間的美麗對稱。預測在本質上較解釋更為困難，或者說更為精確。它相較於沒有時間性的理論而言，

更易於建構符合往例的理論。缺乏歸納，概化必須永遠保持暫時性的成立，但受參與者的想法影響，使得概化變得更為暫時。成功的實驗證實他們成立僅取決於現在和未來的相關，相較於沒有思考者的參與，變得更有問題。」

在索羅斯看來一般社會科學家會由主體問題中，盡力的清除參與者的想法。例如索羅斯熟悉的各項經濟理論的協定，就是其中最成功的嘗試，這些理論視參與的價值系統如同是被給予。所有這些嘗試，藉由忽視有害的成份，來清除傷害他們的主體問題，而事實上參與者的決策過程是社會觀察的重要部份。因為它使得社會現象與自然現象相分離與其消除它，不如將它當作觀查的焦點，絕不能套用自然科學的方法與準則來進行研究。所以索羅斯也反對波柏在這方面的嚐試。

「波柏的科學統一學說，只有在純粹形式意義上是成立的。有一個現象的完整範疇，在範疇之內的事件結構無法符合波柏在科學方法中的模式結構。波柏的模式指出了一連串被宇宙成立法則所統御的事實。」

索羅斯指出有思想參與者的事件，並非由一連串的事實所組成。這個因果序列並不從這一組事實被引領至另一組事實，而是對參與者而言的事實。對此索羅斯稱為一種「鞋帶理論」透過參與者的決定與他們對事情的理解，事實與理解以如同鞋帶般的形式被綁在一起，但理解不以固定的形態符合於事實。在過去只要決定受到採用的地方，則其影響便會被感受到。鞋帶將事實與理解以一種不可改變的形式被相互繫在一起。索羅斯指出在未來，鞋帶將被鬆綁，參與者的看法或事件的過程將完全取決於任何普遍成立的法則。如果有任何此類的法則，它們必需統御介於了解與事實之間的關係。即便是這些法則存在但卻不能被測試，原因就在於理解不能夠被觀察。法則的缺乏，使得解釋與預測之間的完美對稱遭受破壞，並且與過去相符合的概化則不再需要應用於未來。索羅斯更進一步指出，可以使用歷史的鞋帶理論，試著構作出普遍成立的概化，但無法藉由實驗來證假。

「波柏科學方法模式的本身是假設性的建構。它是經由自然科學的成功而被證實。同理社會科學的相關錯誤，證明了存在自然現象與社會現象的基本差異。」在此索羅斯反覆的論證他的論點，就是自然現象與社會現象不能一視同仁。

「很可惜的，波柏無法認出此種差異，他相當關切保持科學方法的純淨。他確認科學是一種脆弱的建構，需要被保護以對抗破壞。」

因為索羅斯認為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是一種人際關係的行進過程，只有參與者認同它的目的時才能獲得成功。一般認可的科學目的是為了了解真實，但參與者可能剛好受到其他未被詳加說明的目標所激勵，此種目標是為了在真實中獲得控制，也就是去影響事件的過程，放在金融市場中很可能是為了追求利潤。

自然科學處置了自然現象，當理論與現象相符合，那些被研究的自然就如同一些獨立運作於我們的看法及願望之外的事物一樣，不再需要被了解。任何想要了解它的人，只有藉著發現統御它的運作法則，才能希望按照慾望去塑造事物的實際狀況。索羅斯指陳社會現象是由參與者的決定所塑造，受到的影響更為直接，若想藉由了解系統以取得對它的影響力，在索羅斯看來是沒有必要的。他指出：

「或許我們很難接受，但完美的競爭理論是以主張「放任」作為最佳的政策。這點可能藉著援用煉金術類比而被定型。金屬無法藉由咒語而變為金子，但社會條件卻能藉社會的理論而

被改變。我們應該給予維護科學理論者較高的尊重，一個尋求改變社會條件的理論，若能宣稱其具有科學性的狀態，則會變得較為有效。」

所以索羅斯在這個論題上的思考，主要是他認為一般研究社會科學的人，基本上沒有參與社會事件的形成，並且洞察事件形成的內在原因，而之所以造成如此的結果，在索羅斯看來是由於方法上的錯誤以及研究對象性質的誤判。

「科學理論如何保護自身免於被推翻，惟有確認危機才有變法做到。我們無法改變社會理論能夠改變社會條件的事實，但我們可以防止社會理論的名聲遭到自然科學的剝削與辱罵。為了這個目的，我們必須故棄同一方法的學說，並走向對立的極端：我們必須假定有介於自然與社會科學之間的基本差異。」

索羅斯有鑑於此，建議先由揭露「社會科學」的意義是錯誤的這個隱喻開始做起，索羅斯強調的是在自然協議下，設計來保護社會科學方法，並非是來自真實世界實在的概化。索羅斯指出「沒有任何實情可以阻擋一位社會思想家藉由提出理論來試驗，進而建立他的理論地位，協議的作用是為了防止煉金術士假冒科學家之名。……而把注意力放在容易混淆的事實上。」

「真正的科學致力於不受社會科學這一個錯誤的隱喻所危及，但偽科學則不然。」

索羅斯認為他的提議不僅是在於消極的除弊，而且還有積極的面向。他認為如此一來將會破除相信科學方法是研究社會現象唯一合法途徑的信念，他指出一般的現象，就是現今的社會科學團體試著去模仿自然科學，透過這個協議將會打破這個模型，並且開放管道予以不同的途徑，藉此產生釋放的效應。索羅斯主張，我們所生存的世界能夠完善的被了解，就如同將理解的嘗試併入系統中。尋求理解的系統，並且將之視為一個獨立的系統。

在經過了上述的剖析之後，讀者應能了解，索羅斯在金融市場的思維，為什麼他比其他人更了解經濟事件的本質，因為他在經濟事件形成的過程，以及基本原理上都花了大量的時間與心血在思考，當然他比市場上大多數的參與者了解經濟事件的內涵。